

魯迅手迹和藏书的經過^(注)

許 廣 平

魯迅藏書目錄，現在由魯迅博物館整理出來了。其中絕大部分為魯迅自己收藏的：有北京存的約一小半，上海存的約一大部分。其所以合而為一於北京的原因是：北方天氣比較乾燥，易于保存，而且有些日本文書如“書道全集”或其他全集的書，前半部已在北京，後半部陸續在上海購得，以合并更為完整。但上海亦留有少許親筆稿如“毀滅”，魯迅自己編好的蘇聯木刻板畫等及零星殘缺書本，則是整理北運時留下的。亦有特意留在上海的，如“廣辭林”、“標準漢譯外國人名地名表”、“新獨和辭典”、“實用英漢漢英辭典”、“三省堂標準英日辭典”、“袖珍英日辭典”等，則因陳列案頭，經常為魯迅日夕摩娑必不可缺的參考書，故仍留原處。就我个人所知，現在略為介紹其他情況，從此亦可見魯迅藏書經過的梗概了。

魯迅生平酷愛書籍，甚於一切身外之物，偶有坐污，必加揩拭淨盡而後快。如手邊沒有擦布，隨即拿衣袖清除亦所不惜。珍藏之書，則必力求沒有損壞。每當期刊書籍出版，必先選出二份保存。若是向市購書，亦必挑選善本珍藏，偶或有所污損，則寧可作臨時披覽，另行置備儲存，即屬贈閱的書，如早期“東方雜誌”、“小說月報”、“莽原”等期刊，或後期出版的“奔流”、“萌芽”、“譯文”等，都是集几冊為一包，親自包紮好了，寫出書名、冊數妥為保存。凡經他親手包紮的，必整齊如一，扎書的綫，也必選擇膠質，以其形扁不占面積，綫結必在邊頭，以免在書中日久壓成結痕，有損書的原狀，這是我長期看到，毫不例外的。我之所以這樣敘述經過，是為了對照後來情況，俾使了解真相而已。

說到藏書，據我所知，有如下几方面：

(一) 手迹方面：除現在搜集存得之外，有些零星稿件，如整理“古小說鈎沉”的片段抄錄等，是周作人交出的，但是據了解，早期魯迅未搬出八道灣前，必有不少手迹留在彼處，除由他隨手送人外，不知是否已清理完了一齊交出。

(二) 藏書方面：據魯迅說，有些綫裝明版或更早的版本，原是从紹興老家帶出來的。1924年6月从八道灣搬到西三條胡同定居的時候，魯迅曾回去搬書，雖經周作人“毆打”攔阻，終取書器而出。（見1924

深刻”。又說：“不能寫整個的，我就檢一點來寫”。後來，“阿Q正傳”和“祥林嫂”等文初稿就寫成了。我看到“阿Q正傳”的開場白“言歸正傳”等語，笑不可止。我說：“這樣文字，恐怕吳先生見了也要退避三舍呢。你究竟寫哪個人？”他說：“我是拿三個人結合起來成阿Q一個人的，當然重要成份是一個姓吳的。”自從袁世凱稱帝之後，我是鑽入校仇、考古中一往不返，魯迅却自古籍中鑽出來，大踏步走上與一切惡魔斗争到底的路上去了。

一九二二年我回浙江，他在北京又有女高師一役戰鬥。事後來書相告，這一役較“木瓜之役”為大，惜旧時战友，并肩作戰的仅季葦（許壽裳）一人。自此之後，我去漢口，他在上海寫文章，報紙上時時可以見到他的文章和消息。一九三六年許壽裳忽然來書報告魯迅死耗，要印一種紀念冊，我立刻寫了一詩奉寄。魯迅从此不見了，但他的精神却永遠存在着。

詩曰：老友飄零剩几人 海濱驚報損愁身
文章幾度疑戕命 魑魅千年為寫真
別有煩冤天莫問 但余慈愛佛相親
嘔心瀝血歸黃土 天下黔婁識苦辛

年日記) 魯迅死后, 周作人借口家人生活困難, 把魯迅所藏中、外文書籍整理出三冊書目, 交由來薰閣向南方兜售。書目到南京, 被敵偽某奸看到, 說全部都要, 後來我在上海得知此事, 托人借來書目一觀, 大驚失色, 覺為有意毀滅藏書, 因急忙輾轉托人买下全部書籍。待上海買去全部藏書的消息傳到周作人處, 據說他又把書目列出的書, 扣起一部分, 仍照全書原價售賣, 其自私之心, 卓然可見。此藏書幾乎未流入敵人之手致大量損失, 亦云幸矣!

一九四六年日偽投降後, 我曾來京一月, 日日在西三條整理魯迅藏書, 一一重新包裝好才去。這期間, 據看守的人說, 因屋漏雨濕了書, 曾經把漏濕的綫裝書拿到西四地攤上賣出。問是什麼書, 書有若干, 也說不出。另外, 在魯迅住的老虎尾巴寢室, 魯迅不在京時, 也被人借住過, 他們隨便拿魯迅包藏好的“小說月報”等書觀看。我整理書時, 就看到原包已拆開, 短了幾冊, 不是魯迅生前完整無缺的了。就此情況, 深恐魯迅親筆文件難保, 因將手抄的書及整理的“漢魏六朝碑文墓志稿”和被鼠咬壞的畫紙帶回上海(現都存博物館)。計藏書經雨漏和借住的人丟棄, 又短失了一部分。

後來, 北京家中人先後逝世, 國民黨反動統治日益加厲, 我不便回京料理, 曾托劉清揚、吳昱恒等將魯迅住過的北屋連同書籍貼了封條及加鎖起來, 不料住在南屋的阮和森竟從後門破開封條居住進去。待解放後在京檢查存書時, 發現一九三一年魯迅從上海寄回之八箱書, 有一箱半已失去了原書, 另以趙搗叔的“悲盦贗墨”綫裝書的空木箱填入, 又把綫裝書盜去。失去的一箱半書中有不易覓得之期刊如“奔流”、“萌芽”等, 亦因此不完整了。我為了覓回不易找尋之書, 曾經去信給阮家, 一直未得到答復, 這藏書又短少了一部分。

以上所說, 是歷來魯迅藏書經過, 幾經波折, 復遭人為的損毀。回想魯迅生前視書如命的寶愛情況, 能不令人深為嘆息? 文人的書, 就如同武士的寶劍, 時刻不能舍棄, 因為借他畫出敵人的奸邪, 借他量度敵人的作惡程度。而且魯迅藏書點滴得來不易, 有為朋友饋贈可作紀念的, 有為几十年的精力親自陸續搜求的。他沒有闊人延聘南北專人坐鎮羅致善本的威力, 僅憑個人足跡所及, 即節衣縮食買來, 如到廈門、廣州、杭州, 便即往書肆找尋, 往往坊間絕迹之書, 如廣雅書局出版的雜著, 亦必托人買來。未出北京前, 每有日文圖書, 亦由書店挑選送到。在上海, 月必大量添購書籍。在上海時蟬隱廬之書和中國書店之目錄, 固然以之仔細尋找其愛讀物, 即“嘉業堂叢書”不在上海出售, 亦必輾轉托人購置。其或屬綫裝書因孤本難得, 或因經濟所限, 一時未能購齊, 則不惜親自手抄或加意裝訂, 都費去不少精力, 閱之較坊間所出更覺精美, 亦可見其珍愛藏書之一斑了。此外, 法國出版的木刻版畫, 收到時發現有不全的, 亦必再三托人向舊書肆高價搜求寄來。但國外過時的書, 是不易覓得的, 魯迅藏書中居然能完整無缺的集成一套, 確屬不易, 第二次大戰後, 聞法國亦無存此成套木刻書的了。又“城與年”插畫本, 曹靖華後來亦遍向蘇聯找尋不到, 魯迅藏書中却幸存一冊, 為中蘇友誼增一佳話。

所可惜的是: 魯迅日記第十一本(1922年)在日軍占領上海時丟失了, 當時日本憲兵隊作為我犯罪的證件和我一同帶去了一批魯迅日記(原存保險箱內, 因取出擬陸續抄出副本所致), 待釋放時一檢查, 即發現失去這十一年全年的一份日記, 托人去尋, 亦渺無音訊。文運遭劫, 可為浩嘆。還幸日軍入我室時, 三樓藏書被女工偽稱該樓已租給別人了而未遭搜劫淨盡。魯迅在滬藏存的一大部分書籍得以留存下來, 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解放後, 在黨領導下, 文化部及魯迅博物館不遺余力, 多方面向各界呼喚搜羅。熱心這一事業的人士, 多獻出其珍藏有關魯迅的手迹、書信、文稿。如書已流入私人之手, 像趙萬里存的一大批, 亦經博物館議價收回。

感謝黨, 只有在黨的領導下, 人民化私為公, 各獻所藏, 才能使博物館保存下豐富的文化遺產, 公之于眾。我相信, 隨着人民的社會主義思想逐步提高, 流散在私人之手的魯迅手稿、書信、圖書必能逐漸集中起來, 日臻完整, 日益美善。今後在黨的親切關懷領導下, 魯迅的手迹和藏書一定會妥善地珍藏在魯迅博物館中, 作為寶貴的革命文化遺產, 垂之永久!

注: 這篇文章是許廣平先生為出版“魯迅手迹和藏書目錄”時寫的, 本刊征得許先生同意, 作了轉載, 并有所刪節。